



《大壑腾云》

陈克永:与大山结缘

陈克永山水画引人瞩目之处,就是其壮美的景色似乎超越了具体时空的局限,大美的境象与崇高的精神融为一体。他的许多作品,一律以大山为主体,从一个宏观的角度,虽然只画山水一隅,但其气魄仿佛是要把天下山水尽揽眼前。层峦叠嶂、云涌泉流,惟独不见人物,然而那杳无人迹的高山大壑已经人格化了,彰显着饱满昂扬的人文精神。

陈克永出生在燕山脚下的平谷农家,自幼与家乡的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说:“家乡的山是我最熟悉的,画起来也最有感情。燕山的特色是布满斧劈皴,而且充满北方大山大水的雄浑博大和苍茫气韵,我要用笔提炼出这股精神之气。”对于生活,他十分重视感受,每当创作灵感枯竭之时,他便骑上摩托车,驶入燕山深处,去领略那巍巍高山的气魄。

陈克永在托举着雄伟长城的巍峨燕山怀抱里,研读着范宽、王蒙、龚贤、石涛等古往今来诸位大师的艺术作品,他也曾两登华岳,五上泰山,远赴祁连山、青海湖、天山和戈壁,但他从不满足于写生,不满足于一新耳目,而是用全身心感受那已与历史文化合一的内在精神。对于传统,他十分重视前人艺术创作的规律,不是照搬,而是研究各家各派的闪光点,思索前人那体现在境象与精神、质与势、笔墨与丘壑、功夫与天然中的艺术思维方式。

陈克永的山水画擅长以古法变我法,严格的法度中不失机趣天然。他既不脱离古法反



《黄河》



《乌蒙小月》



陈克永

1953年生于北京平谷区,著名山水画家,师从白雪石。擅长中国山水画,画风苍茫大气,笔墨劲健恣肆。现为中国山水画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。

映的表现规律而妄自标新立异;也不脱离生活观察去拼凑古法,急于求成。他从古人的笔墨服从对象表现上去追寻,从笔墨幻化物象的功能上去探索,还从笔墨上去思考,比如王蒙的皴法怎样实现了乱中

有序;龚贤的积墨何以取得了薄中见厚和黑中透亮的奇效。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,陈克永形成了不远离传统又具有个性的笔墨语言特色。

多年来,陈克永以家乡大山为题材创作的一系列精品被中南海、人

民大会堂、全国政协礼堂等收藏。家乡的山在他笔下变成巨幅画作,它们表现的大多是秋天火红的山景,承载着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,也成为他回报家乡最好的礼物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宋永春

· 海峰论画 ·

齐白石《牵牛花蚱蜢》真伪鉴别

李海峰

这个对比案例,在所有案例中相似度应该是最高的,甚至让大家产生一个错觉:这是不是同一幅作品呢?或者是在不同画册里印刷色差导致的呢?

不是!大家仔细看一下局部的对比。现在有一些游戏叫“找别扭”、“找找几处不同”,我们就来找找这两幅画的不同。

首先看牵牛花。靠近蚱蜢的那一朵大开的牵牛花下边,最根部有一个重墨的花托,几片萼片把花苞托起。注意看花托的位置。真迹上面,最上边的萼片,是从这个花苞的左边伸出;而伪作中的萼片,是在花苞的右边伸出。左右位置不同,这绝不是印刷的色差能够导致的。

另外再看下面这朵正对着我们开放的,被遮盖住一半的牵牛花。真迹中,这朵花的左下方,有一根藤蔓像切线似的从它旁边经过;而在伪作中,这根藤蔓已经跨到了这朵花上面,形成了遮挡关系。还有一处非常具体,伪作中,左边的那朵牵牛花在穿插藤蔓下边的地方,有细碎的修笔,这点在伪作中表现得最充分。这就是感觉它确实有破绽、漏洞,才用小笔一点点地给它修补上来。这种情况在白石先生的真迹里,绝无出现的可能。从这些地方我们也看出,这不是同一幅作品,是两幅画。

我们再看两只蚱蜢。虽然都是用写意方法画的,但是画法还是有明显区别的。真迹上面,写意的蚱蜢画得浓淡有致,尤其是身上的颜色略微淡一些,前边的腿颜色稍微重一些,浓淡这么一来,就把先后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充分,有层次感。而伪作中,颜色都是偏重,没有淡色,这是一个重要差别。

我们综合来看,伪作虽然形状非常地类似于真迹,它的所有线条,包括藤蔓上的线条,有很多飞白之处。落款上面的字,字形也非常类似,但是它的气息,给我们的感觉很拘谨,同时透着一种像木版水印似的那种感觉。木版水印常常在飞白之处留下这种特征。

我们也反复地说,不能仅凭构图相似就认为某幅画一定是克隆复制的。但是类似于这种刻意追求相似的,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:这其中必有“李逵”和“李鬼”的分别。

据考证,这幅真迹在早年的白石作品集就曾出现过。非常遗憾的是,伪作出现在曾经获得过“国家图书奖”的某套大型画册全集中。至于是不是出现过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情况呢?这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。

(本文节选自著名书画家李海峰所著《齐白石艺术欣赏与真伪鉴别》一书)



▲ 真迹



▼ 疑伪